

幻劍靈旗



51

梁羽生小說全集





梁羽生小说全集

幻剑灵旗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剑灵旗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51)

ISBN 7-80521-655-X

I . 幻… II . 梁…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x1168 毫米32开 17.25印张 415千字

2001年7月第2版 第1次印刷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花落水流 几番离合 丝连藕断 难说恩仇	1
第二回	怨气易消 芳心难测 武功虽失 侠骨犹存	52
第三回	欺世盗名 假真莫辨 舍身毙敌 玉石俱焚	102
第四回	境换情移 空怀旧侣 人亡物在 相对无言	142
第五回	谣诼纷纭 问谁能解 世途艰险 岂得无愁	186
第六回	好戏连场 灵堂混战 玲珑布局 妙手解危	226
第七回	纷乱残棋 难防情变 氤氲迷雾 另有病因	278
第八回	追究祸因 变生肘腋 难开心锁 泪湿罗衣	303
第九回	误会重重 双雄决斗 危机处处 外祸齐来	363
第十回	力歼奸徒 冰台决斗 惊闻叛乱 大漠驰援	412

武

第十一回

劫后重逢 现身幽谷 450
孽由自作 曳尾泥涂

第十二回

解脱尘丝 仗他幻剑 504
孽开世网 奉我灵旗

侠

第一回 花落水流 几番离合 丝连藕断 难说恩仇

浮沉道力未能坚，世网攔人只自怜。

谁解古今都是幻，大槐南畔且流连。

——胡大川幻想诗之一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他是谁？

有人说他是天下第一剑客；有人说他只配名列第三。

但不管是第一还是第三，只要他一出现，就能令得武林震动！

“这二十年来，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胆大妄为的剑客！”这是江湖“万事通”申公达对他的评语，这评语倒是没人怀疑的。

他的胆大妄为，只要提起一桩就够了。

二十年前，他曾与武当五老比剑，武当派的剑术是人们公认为各大门派之首的，但他，当时只不过是二十岁刚刚出头的他，只凭手中一把青铜剑，就与武当五老斗得两败俱伤。

在这场比剑过后，他虽然就此失踪，但“齐勒铭”这个名字，江湖上已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了。

齐勒铭就是齐勒铭；天下只有一个齐勒铭，用不着替他加上任何衔头。这名字的本身就有令人眩目的光辉，只说这三个字已经足够。

但现在，他却是步履蹒跚，目光呆滞，形容憔悴，毫无神采可言，而且还要靠一个女人扶他走路，走在什刹海的湖边。

(什刹海是北京城内的一个人工湖)

这女人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情人？

都是，都不是。他与她有夫妻之实，却无夫妻之名；他们曾经患难扶持，不能说是“逢场作戏”，但他心里爱的还是他的前妻。

他的前妻是武林中的“名门淑女”庄英男，这个女人却是江湖上“臭名昭彰”的“穆氏双狐”之一的穆娟娟。

穆娟娟刚在不久之前，用酥骨散废了他的武功（详情见拙作《剑网尘丝》）此时也不知是在后悔还是想要给他安慰，低声说道：“勒铭，你还在怨我么？”

齐勒铭只能苦笑，还能说些什么？

他的心已如槁木，还何在乎这副躯壳？

令他心情如此落寞的，不仅是因为他失掉武功。

什刹海水平如镜，两岸垂杨夹道，湖面桥影流虹。可惜这美景他亦已无心欣赏。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掠影来。”二十年前，他也曾与庄英男在这湖边漫步，而现在庄英男已是扬州大侠楚劲松的妻子了。

是恩，是怨？是幻，是真？他的心头藏着庄英男的影子，眼前却是把一生都付托给他的穆娟娟。这两个人谁对他更好一些？

他本来是天下第一剑客，现在却是连气力也使不出来的废人。

恐怕也只能把过去当作一场幻梦了，但恩，怨，真，幻，又岂易言？

穆娟娟却道：“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我一生一世服侍你，你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安安稳稳过下辈子，这不胜于你在江湖流浪，时刻都得提心吊胆过日子吗？”

她说的确是心里话，只要能够服侍齐勒铭，就是她最大的满足。但齐勒铭可不是她所能“羁勒”的，唯有毁掉他的武功，才能使得他永远离不开自己。

花落花开，几番离合；丝连藕断，难说恩仇。齐勒铭还有什么好说呢，他只能苦笑道：“娟娟，你现在可以放心了，但愿如你所言。”

五 老 寻 仇

可惜却有人不许他“安安乐乐”的过活，穆娟娟那番“一厢情愿”的话，刚刚说过，还未到一盏茶时刻，那些不许他过安乐日子的人就来了。

来的是五个黑衣道士。

齐勒铭认得四个，他们是武当五老中的玉真子、玉玄子、玉洞子和玉虚子。还有一个年青道士是他未见过的，但既然是与玉真子等人同来，自必也是武当派中的人物了。

玉虚子走在最前头。

他在齐勒铭面前站定，眼睛里充满仇恨。

“齐勒铭，我中了你的毒针，居然还能够活着回来找你算帐，你想不到吧？”玉虚子道。

齐勒铭淡淡说道：“我想得到的，因为我知道有楚天舒给你解药。但你恐怕还不知道，我本来可以杀掉楚天舒的，杀掉楚天舒，他就不能救活你了，但我并没有杀楚天舒。”

玉虚子冷笑道：“哦，如此说来，我倒是应该领你情了？因为你可以杀我而不杀我，你可以杀楚天舒而不杀楚天舒，我才有机会得到他的解药？嘿、嘿，你真聪明，大概你也早已料到会有今日之事了！”言下之意，齐勒铭是因为早已料到他们有今日大举前来寻仇之事，故而他当日才没有把事情做绝，好留下一线香火情的。

齐勒铭抬眼望天，冷冷说道：“玉虚子，你也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玉虚子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齐勒铭纵声大笑，说道：“齐某平生作事，全凭好恶。我从不向人求情，也不要别人领我的情。老实告诉你吧，我不杀你，只因为你的死活，我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我用毒针刺你，也只是因为讨厌你在我耳边聒噪！”

玉虚子大怒道：“齐勒铭，你死到临头，还敢这样看不起人！”

齐勒铭道：“死活乃是另一件事情，真话我不能不说！我也不是看不起你，你能够令我觉得讨厌，已经是看得起你了！”

玉虚子面色铁青说道：“多谢你看得起我，我也老实告诉你吧，莫说我不相信你的鬼话，就算那天晚上，你当真曾对我手下留情，那也抹不掉过去的深仇大恨！”

五个道士之中，以玉真子年纪最长，他咳了一声，说道：“齐勒铭，二十年前，你和我们武当五老比剑，彼此都有损伤。如今我们是特地来了结这段梁子的，你若不愿和我们比剑，唯有你自废武功！”

穆娟娟想说话，但给齐勒铭眼神一瞪，穆娟娟深知他的脾气，只能在心里叹一口气，话却是不敢说出来了。

齐勒铭淡淡说道：“当日你们武当五老一齐动手，都杀不了我齐某一人，想必你们是引为武当派奇耻大辱了。所以你们今日要来杀我，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只是还有一老呢？”他把眼望向那个年纪最轻的道士。

玉真子道：“他是我的师侄，敝掌门师兄玉顶真人十年前已经仙去了。”

那年轻道士道：“玉顶真人就是我的师父，我是来给师父报仇的！”

齐勒铭道：“哦，你的师父十年前去世，那亦是说，他是

在和我比剑之后十年才死的了？”

那年轻道士道：“家师虽然是在比剑之后十年方始仙去，但若不是那次比剑被你所伤，他老人家最少还可以多活三十年！”

齐勒铭道：“所以你就要把这笔帐算在我的头上了？不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那年轻道士道：“齐勒铭，无论你怎样强辩，这杀师之仇，我都是非报不可！”

齐勒铭道：“我并没有强辩啊，我早已说过，你们要向我报仇是应该的了。只不过……”

玉虚子道：“不过什么？”

齐勒铭道：“你们五个人都要报仇，我只有一个身子。我是在想，应该由谁取我性命的好？论仇恨之深，我似乎应该让你杀我，但这位小师父是要报杀师之仇的，似乎我的性命又应该交给他才对。”

玉虚子冷笑道：“不必你来替我们操心，我们武当五老如同一体，你死在我们哪一个人的手上都是一样！”

说话之间，武当五老已经布成阵势，年纪最长的玉真子道：“玉顶师兄，今日是我们武当五老来与仇人算帐，有你的徒弟在场，也如你在场一样。你放心吧，这次我们必定能够手刃仇人！”

齐勒铭淡淡说道：“你是否还要举行仪式，向令师兄在天之灵默祷，求他保佑你们？”

玉真子不理睬他的嘲笑，对那青年道士道：“冲灵师侄，你是代表我们的掌门师兄的，请你居中。”那青年道士稍稍躊躇片刻，说道：“好，小侄尽力而为。”走上主位。

阵势布好，已经把齐勒铭围在当中了。齐勒铭还是意态悠闲，背负双手，抬眼望天。

玉真子喝道：“齐勒铭，你为何还不亮剑？”

齐勒铭喝道：“为什么要我亮剑？”

玉真子怒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空手和我们比剑吗？”

玉虚子喝道：“武当五老岂能容人如此轻视？你不拔剑也不行！”

齐勒铭道：“你们要来杀我，尽管来杀好了！要强逼我做什么事情，那可不行！”

玉虚子道：“齐勒铭，你也算是武林中的一号人物，想不到你会要这种撒赖的手段。”他只道齐勒铭藉口不屑与他们比剑，以求免祸。

齐勒铭道：“真是奇谈，我不拔剑，束手就戮，对你们不更好吗？为何还不动手？”

玉虚子把眼睛望着玉真子，好像在问：“师兄，怎么办？”

要知武当五老是何等身份，五人联手，已经有失面子了，如何还能联剑对付一个手无寸铁之人？

更何况，他们上一次是和齐勒铭比剑斗得两败俱伤的，这次就必须是比剑胜了齐勒铭方能挽回面子。

玉真子不觉也是大感踌躇，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

那青年道士道：“师叔，他要无赖手段，难道咱们就不报此仇了吗？”

玉真子双眉一竖，沉声说道：“冲灵师侄，你说得对！”喝道：“齐勒铭，我数到三，你若还不拔剑，那可休怪我们不客气了。一、二……”

穆娟娟忽道：“他不能拔剑，你们也不应杀他！”

玉真子、玉虚子同时发话，一个喝道：“他为何不能拔剑？”一个喝道：“为什么不应杀他？”

齐勒铭也在喝道：“娟娟！”

他这一喝，声音远不及这两个道士的洪亮，但穆娟娟已是

听得心头一震，不敢作声了。

齐勒铭缓缓说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他话犹未了，那青年道士已在冷笑说道：“你也算得是大丈夫么？”齐勒铭不理睬他，自顾自的往下说道：“不错，许多人把我当作魔头，他们害怕我而又看不起我。但我是不能自轻自贱的，我就是死了，也要死得像个大丈夫。决不能失了我齐家的体面！”

玉虚子冷笑道：“亏你还敢夸耀家门！不错，你的爹爹是武林公认的天下第一高手，倘若不是出了你这个不肖之子，齐家也的确是值得夸耀的世家。哼，不说别的，就说跟前之事吧，你对我们使出这样无赖的手段，先就玷辱了家门！”

齐勒铭道：“你懂什么，你可以杀我，但可不能禁止我和娟娟说话。我是对娟娟说的，不是对你们说的。娟娟，正因为我是齐家的儿子，所以须挺着腰死去，才能无愧齐家，你懂了吗？”

穆娟娟是懂得他的意思的。本来她想对“武当五老”说明，齐勒铭的武功早已废了，用不着他们来勒令他“自废武功”。但如今她已懂得了齐勒铭的意思，这话可就不能说出来了。因为说了出来，就等于是替齐勒铭向对方求情，而齐勒铭是死也不能向对方求情的！

她心痛如割，只恨自己做错了事，不该一早就捏碎了齐勒铭的琵琶骨了。

“早知如此，我应该让他暂且保留武功的。只要他琵琶骨未碎，我给他服下酥骨散的解药，他还可以和武当五老比剑。如今琵琶骨已碎，那是没有灵药可续了！”穆娟娟心想。

后悔已经迟了，怎么办呢？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死！”她忽然想起了和齐勒铭定情之夕的盟誓，心中已是得了主意。她缓缓地回过身，紧紧的靠着齐勒铭。

齐勒铭忽道：“你们只是找我算帐吧？”

玉真子道：“不错！”

齐勒铭道：“那么，此事就与她无关了，你们……”

话犹未了，穆娟娟已是打断他的话道：“齐郎，今日之事，都是我累你的。你怎能说这样的话，事到如今，难道你还要分什么你的我的吗？”

“今日之事，都是我累你的！”这句话，齐勒铭当然是听得懂的，但玉真子却听不懂。他怎想得到穆娟娟早已捏碎了齐勒铭的琵琶骨呢？

因此，他反而点了点头，对穆娟娟道：“不错，虽然他是你的情夫，而他之所以弄得身败名裂，也是由你而起。但他和武当派的梁子，却与你无关。今日之事，我们不是来评定你的人品，只是来找他算帐。所以，你是可以走的。玉虚师弟，你同意我放她走吗？”由于玉虚子与齐勒铭结的梁子最深，而他和穆娟娟也有点过节，故此玉真子征求他的意见。

玉虚子道：“我同意。”接着面向穆娟娟说道：“华山派掌门被害之事，你是脱不了嫌疑的。那日在华山之上，我本来也想把你擒下的。但现在我却不想对付你了。华山之事，有华山派的门下弟子来管，用不着我来越俎代庖。我们讲究的是恩怨分明，今日我们来找齐勒铭算帐，只要你不助他，你走你的吧！”

他们以为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穆娟娟是懂得时务的，当然会走。哪知穆娟娟非但不走，反而和齐勒铭靠得更近了。

齐勒铭道：“娟娟，这可不是我为你向他们求情的，他们要你走，你就走吧！”

玉虚子也道：“噢，我们已经网开一面，为何你还不走？”

穆娟娟一挺胸膛，毅然说道：“你们也已经知道是我累得他身败名裂的了，我与他生则同生，死则同死！你们要杀他请先杀我！”

齐勒铭面对武当五老的长剑，傲然不惧。唯一令他放心不

下的只是他的女儿——齐漱玉。

齐漱玉独自走向市区，想起刚才的事情，自己也觉得有点好笑。她竟然以女儿的身份，替父亲撮合了一段姻缘。而那个女人，在不久之前，还是她所深恶痛绝的。

“我作弄了爹爹，爹爹是怪我呢还是感激我呢？唔，我想爹爹多半是在发了一顿脾气之后，心里还是感激我的。他会发现穆阿姨才是他真正需要的人，我这样做对他有好处，对妈妈也有好处的。

“爹爹和妈妈的婚姻本来是不幸的婚姻，但能够有这样一个结局，对他们来说，也可以说是各得其所了。

“妈妈当然是喜欢她现在的生活，不喜欢再回到齐家的。

“而我呢，我有两个妈妈，那也不错呀！”

想到了对各方面都有好处，她不觉大为得意，似乎她的“恶作剧”也变成了“得意的杰作”了。

不过在得意之中也有几分惶惑。

因为她现在开始想到了卫天元了。

在她的心目之中，卫天元的地位本来比她的父亲还更重要，（虽然她自己也许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事实却是这样。）现在，父亲的事情已经不用她“操心”了，她对卫天元的思念就更加深切了。

她已经从穆娟娟口中知道，姜雪君口中说的那个“古怪女子”名叫上官飞凤，而这个上官飞凤是可以帮她找到卫天元的。

“这位上官姐姐为什么还不来找我呢？雪君姐姐说她神通广大，我不找她，她也一定会找到我的。”

不知不觉，已是踏入市区了，她一直等待有“奇迹”出现，但那个神通广大的上官飞凤仍然没有在她面前出现。

她急于和师兄会面，实在没有耐心再等待“奇迹”的降临

了。

她打开穆娟娟给她的那张字条，上面写有一个地址。这是上官飞风的地址。

穆娟娟说有两个办法可以找到上官飞风，一个是到这个地方去找她，找不到的话，就去震远镖局。即使她不在镖局，也可以打听到她的消息。穆娟娟还说，卫天元甚至也有可能藏在震远镖局。关于后者，姜雪君也说过同样的话。

她从来没有见过上官飞风，也想不通这个上官飞风怎的忽然变成了卫天元的密友，她不仅有点感到不大舒服，而且有点惶惑不安的感觉了。

震远镖局就不同了，总镖头汤怀远是她小时候曾经见过的人，何况她的师兄也有可能就在震远镖局。

按常理来说，与其去找一个陌生人帮忙不如去找熟人，但她在反复思量之后，还是宁愿去找上官飞风。

因为在震远镖局里，有她害怕见到的人。

她已经知道扬州大侠楚劲松是在震远镖局养病的，他的家人也在那里。

以前她只知道楚劲松是“扬州大侠”，是她的朋友楚天舒的父亲。

现在她却知道了多一件事情，楚劲松也是她母亲的现任丈夫。

楚劲松是给她的父亲打得半死不活的。

楚劲松的妻子（亦即她的母亲）是给她的父亲掳去，但现在又已回到楚劲松身边的。

虽说她的爷爷曾对楚天舒有救命之恩，虽说她的父亲也曾对楚劲松有过赠药之德，但两家的仇恨能解得开吗？

不是没有母女之情，但在这样情形底下，要是让她在楚家见到自己的母亲，她也是会感到十分尴尬的。

两家恩怨纠缠，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啊！

她踌躇再三，结果还是按照穆娟娟给她的地址，去找上官飞凤。

她的卫师兄最少也有一半可能是在那里。

天色已经入黑了，她急于知道卫天元的消息，连忙加快脚步。但她可没想到，黑暗中已经有人注意她的行踪。

她也没有想到，她自以为是“得意的杰作”已经变成了悲剧，

她以为是替父亲撮合了一段姻缘，却不知道她的父亲正是给她所要撮合的人捏碎了琵琶骨。

她以为父亲和穆娟娟可以共享晚年，哪知道他们现在正是面临死亡的深渊。

唉，要是她知道这些，她一定要走回头路，怎能还像现在这样走得如此轻松？

现在她是带着好奇而兴奋的心情，按址找人的。好奇是想去看一看那个上官飞凤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奇女子；兴奋是她有可能很快就见得到她的“卫大哥”了。

当然，她也还未知道，她的“卫大哥”如今也仍然是身处险境的。

这几天来她历经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如今她又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去会见一个神秘的人物（上官飞凤）了，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她所需要的谜底么？

楚天舒也在找寻一个谜底。

不过不是他自己要去的，是汤怀远求他去的。

他希望楚天舒能够为他揭开这个谜底，因为这个“谜”困扰他已经有十多年了，而现在，更是到了他必须知道“谜底”的时候。谜底一日不揭开，他就一日不能安枕。

现在汤怀远就在密室之中和楚天舒说起这个谜样的人物。

“你已经认识了我们的镖局里那位年纪较大的玉镖头吧？”

“你说的是玉大鹏吗？”楚天舒道。

汤怀远道：“不错，你觉得这个人怎样？”

楚天舒道：“他似乎很少说话，也似乎是极力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汤怀远赞道：“世兄真好眼力，你已经注意到了！”

楚天舒道：“我注意到什么？”

汤怀远道：“你注意到了他避免别人注意。你说得不错，他一向沉默寡言，做事一向也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

楚天舒道：“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平庸的人！”

汤怀远道：“你还看出了一些什么？”

楚天舒道：“他的双眼炯炯有神，但一当他发觉有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显出呆钝的样子。我猜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武功方面也是如此。”

汤怀远道：“你的观察很仔细，但你猜得出他是什么人吗？”

楚天舒道：“我猜不出。”

汤怀远道：“我最近才知道他就是十多年前曾在黑道上称雄的鹰爪王！不过由于他是独脚大盗，每次做案也都是做得干净利落，认识他的人不多。”

楚天舒吃了一惊道：“以鹰爪王的身份，怎的会到你们镖局来当一个普通的镖师？”

汤怀远道：“而且一做就做了十几年呢！这不是一个难解的谜么？”

楚天舒道：“你怀疑他是你的仇家派来卧底的？”

汤怀远道：“不一定是我的仇家，但他背后那个人一定比我的任何仇家还更可怕！”